

系列长篇小说·民国时代

天狼

刘育新
著



系列长篇小说·民国时代

天狼

刘育新 著



北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狼/刘育新著. —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9
(民国时代丛书)
ISBN 7-200-03771-0

I. 天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4820 号

天 狼

TIAN LANG

刘育新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11

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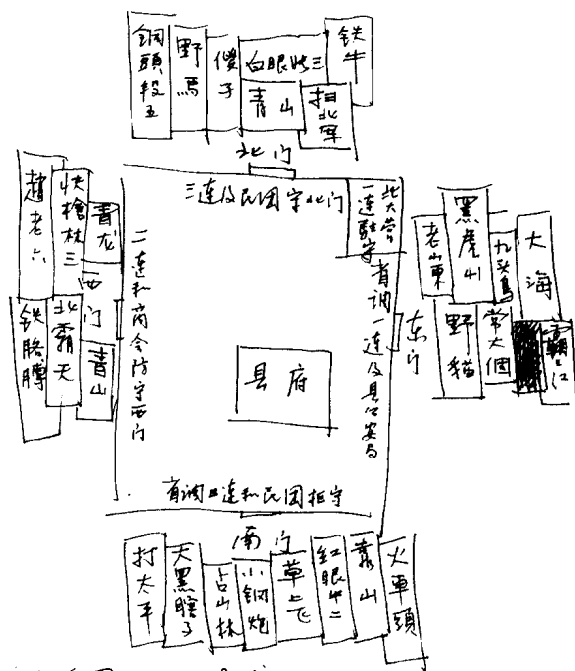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375 印张 420 000 字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7-200-03771-0

I·588 定价:27.00 元



土匪围攻松江县城
城内军民城防形势图

作者手迹

目录

[1]	第 一 章	压寨
[18]	第 二 章	成亲
[34]	第 三 章	弄璋
[49]	第 四 章	跳神
[65]	第 五 章	任教
[78]	第 六 章	钟情
[96]	第 七 章	拒婚
[111]	第 八 章	流产
[126]	第 九 章	嫖娼
[145]	第 十 章	听戏
[163]	第 十 一 章	训子
[182]	第 十 二 章	泄密
[201]	第 十 三 章	绑票
[217]	第 十 四 章	通匪
[233]	第 十 五 章	烤鹿
[245]	第 十 六 章	熬鹰
[257]	第 十 七 章	殉情
[275]	第 十 八 章	拭血
[288]	第 十 九 章	落草
[302]	第 二 十 章	遗嘱

目录

[314]	第二十一章	盗契
[328]	第二十二章	招抚
[341]	第二十三章	宰马
[357]	第二十四章	上坟
[371]	第二十五章	呼儿
[388]	第二十六章	弃城
[401]	第二十七章	插旗
[414]	第二十八章	盘蛇
[428]	第二十九章	暴尸
[445]	第三十章	滚石
[459]	第三十一章	投敌
[472]	第三十二章	挥师
[483]	第三十三章	斗智
[496]	第三十四章	出家
[509]	第三十五章	求签
[521]	第三十六章	剖腹
[536]	第三十七章	进山
[548]	尾	声 断碣

第一章

压 寨

关东大地，苍穹阴霾。傍晚时候，大风从天边涌起，肆无忌惮地扫荡着广袤的山野。狂风来势凶猛，震塌满天的冻云，风卷大雪，呼啸着从天而降。桦树们挺立着，白亮的树皮灰暗无光，无叶的枝条在风中抖动，细小脆弱者都被大风折断，抛向远方。桦树林怒吼了，像一千头怪兽震天哀号。

桦树沟小屯仿佛已被大千世界抛弃，在狂风暴雪中颤抖了一夜。

翌日清晨，雪霁天晴。太阳若无其事地从东南天边冉冉升起，无力地照耀着银白的大地。山野银装素裹，白茫茫一片，迎着阳光，偶尔闪烁出一条七色的光带，绚丽缤纷，美丽壮观。

桦树沟小屯苏醒了。大多数人家的烟囱冒出了炊烟，给寒冷的蓝天带来些人间活气。

住在村西口的隋老大戴着大狗皮帽在门前扫雪，忽听大黄狗一声接一声地拼命吠叫。他直起腰来，隐约听到远处传来踢踢踏踏的马蹄声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大队的匪徒已经冲进村口。隋老大惊呼：“胡子，胡子来了！”话音未落，冲在前面的土匪吕大麻子举起手中的匣子枪，“叭叭”两下，隋老大应声倒在雪地上。

枪声回响绵长，久久地滞留在无边的寒气中，热血带着腥甜的热气染红地上的白雪，隋老大使劲蹬了蹬腿，就再也无声无息了。大黄狗咆哮几声，便哭一样呜呜低吠，两只狗眼淌出滚烫的热泪，滴在它主人渐渐僵硬的脸上。

清脆的枪声犹如炸雷，震惊了安静的小屯。人们立刻慌乱起来。一个月之前，土匪史大彪缙子血洗凉水台，使桦树沟人心惶惶，小屯大大紧张了一阵。随着时光一天天过去，屯里的人们对土匪的警惕慢慢松懈了。想不到大雪刚过，土匪就闯进村子。一时间枪声大作，杀声四起。村民们看见隋老大卧在雪地上，无光的眼珠子瞪得溜圆，鲜血从咽喉冒出来，在白雪地上冻结成血冰，令人魂飞魄散。人们张惶失措，东藏西躲。早晨的空气不再清新，火药味混合着血腥味在空中弥漫。霎时胡匪乱吼，百姓哭叫，马嘶人嚎，一片混乱，桦树沟喧嚣震天。匪徒们在村街上横冲直闯，用枪托砸开房门。肆无忌惮地闯入家家户户，翻箱倒柜，抢夺财物。匪徒们逼着殷实人家，套好车马，连同匪帮的大车一共是十二辆，他们忙着往车上装载抢来的东西：衣服被褥，马鞍马镫，捆着四蹄的活猪疯狂地嚎叫着，叫声凄厉，一袋袋的粳米、大豆在大车上，擦得老高。雪地被人踩马踏，变得坚实了，粮食撒了一地。马们低着头，弹动肥厚的嘴唇，吞食地上的粮食。匪徒持枪将小屯抢掠一空的同时，又绑票抓人。他们不管村民哭爹喊娘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专找富裕人家抓人。三十七户人家被绑来八个人，他们的黑话管抓来的人质叫秧子。秧子房临时设在村西大户老裴家，连同老裴家当家的二老爷子，一共是九个。此时已接近中午，老裴家大院闹翻了天。土匪们杀猪宰羊，煮鸡炖鹅，有的要吃饺子，有的要吃油饼，他们沙哑着嗓子大喊：

“啃腹漂洋子！”

“我要啃腹翻张子！”

院里的土匪崽子闹腾得厉害，忽然有人大喊：“拷秧子了，拷秧子了！”匪帮的四梁八柱之一，秧子房掌柜吕大麻子，开始对绑来的九个善良百姓逞下马威，让崽子们对秧子严刑拷打，逼迫他们交出金镏子、银镏子、现大洋和大烟土。

远近闻名的守财奴裴老抠，也是人质之一。人们传说他曾经拉屎捡里边的豆瓣，用水洗过再煮了吃。他听见就脸红脖子粗地辩解：“我捡了不假，都喂了鸡了！”裴老抠是挨打最多、且被打得最重的人。他被捆绑双手，光着脊梁，吊在房梁上，地下放着一瓦盆凉水，一个五大三粗的崽子，用二龙吐须的皮鞭，沾着凉水，抡着膀子猛抽。一鞭子下去，就是两道血印子，裴老抠满脸汗水，杀猪一样地嚎叫。这家的户主二老爷子，也是“肉票”之一，正坐在炕里“候审”，眼见自己亲弟弟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，又惊又怕，禁不住落下两行老泪来。二老爷子昏花的老眼，看见门口有个中年妇女，惶恐地向屋里看了一眼，旋即消失了。看脸面像他的侄媳妇，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她老公公让土匪快打死了，还敢到这儿来看望。

二老爷子没看错，那个妇女是裴老抠的儿媳妇，叫柏淑娟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看见老公公被打得死去活来，惊恐交加，心中悲痛，急匆匆往家走。走到隋老大的尸体旁，她紧闭双眼，屏住呼吸，快步越过。一口气跑到家里，早已想好一个破财免灾的计划：她打算先用孩子换回年迈体弱的父亲，再动员那舍命不舍财的老头，拿出钱来，赶快给土匪“上项”，上项就是给土匪交钱、进贡。这黑话是她刚刚听来的。上了项再换回心爱的孩子。她慌忙下了菜窖，吩咐大孩子做些必要的准备，然后就小跑着，到村东头武老先生家。武先生是村里惟一会写对联的“老学究”，他识文断字，能言善辩，在屯子里威望很高。关东土匪的规矩有七不抢，学士列在七不抢之内。

所以老先生是这次浩劫中惟一的幸免者。柏淑娟一进武家院子，就泣不成声，武老先生把她让进屋去，她声泪俱下地说：

“老叔哇，我爹他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万一有个好歹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用我家成子换回我爹。我爹回来再想法拆瞪钱，再拿钱把孩子赎回来。”

武老先生闻言眼睛湿润了，他竖了一下大拇哥，也不言语，背着手匆匆走了。过了一会，武老先生来到裴老抠家，一进院子就喊：“我把事情说妥了，小成子呢？”

柏淑娟抹着眼泪，从屋里领出个十六七岁的孩子，穿着青棉袄，腰里扎个围脖，头上戴个破狗皮帽子。娘俩也顾不上说话，洒泪而别。那孩子紧跟着武先生，一老一少一路沉默着，来到村西秧子房。门上的卡子，看见这老头来过，知道他有事，也不阻拦，放他们进去。那个叫小成子的孩子，看见自己的爷爷吊在大梁上，遍体鳞伤，吓得脸唰地白了，嘴唇哆嗦着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吕大麻子斜楞一眼武老爷子，嘴里喷出口浓烟，喊道：“换秧子，换秧子！”

小土匪崽子松开大绳，放下裴老抠。老头犹如一个死猪，瘫在地上。崽子踢了他一脚，骂道：“快滚！”回头问吕大麻子：“掌柜的，拷不拷这小子？”

吕大麻子看了一眼吓得发抖的小秧子道：“盘儿还挺亮，像个红票。”

几个崽子听吕掌柜说那小孩像个姑娘，不约而同发出了淫邪的笑声：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“嗨嗨嗨！”

“嘿嘿，嘿嘿！”

卧在地上的裴老抠像被蛇咬了一口，霍地一跃而起，不顾伤痛，双眼瞪圆，盯着隔辈孩子，失声地干嚎：“我不用换！我不用换！你给我回去……”

吕大麻子猛地抡了老抠一个大嘴巴子，冷笑道：“好，不想回去，一块绑了！”

这边两个崽子七手八脚把孩子五花大绑，那边两个崽子把裴老抠带血捆了。老头打着挺干嚎，他的嘴被打肿，牙也掉了两颗，嘴里呜噜呜噜，人们听不出个数，意思是豁出一把老骨头了。大麻子火了，从崽子手里夺过大枪，咔嚓拉了下枪栓，吼了声：“老子崩了你！”武老爷子连忙横身挡住，又是鞠躬又是作揖，一连串说出六七句“大掌柜息怒”，还说了两句“大人不见小人怪”，裴老抠此时才缄口无声。大麻子喊了声：“滚蛋！”他连滚带爬地逃出秧子房。

匪徒命令在九个秧子后背缝上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，然后把他们三个人一串地绑了。

正在忙乱，传来匪首史大彪的命令：马上撤退。屋里屋外的土匪们高叫着：“挑了，挑了！”人喊马嘶，乱成一团。肉票被土匪押出屋，大麻子喊：“让秧子蹬轮。”于是崽子们高喊：“你们都上车，快他妈上车。”匪帮要集合，高叫：“码人了，码人了。”

“连子队在前，轮子在后，秧子在中间！”

“上道！”

土匪撤走前，放火烧了老裴家的大草垛，大火呼呼地烧着，烈焰熊熊，火光冲天。

太阳一如既往，平静地照耀着小屯。浩劫后的小屯并不平静，人们忍着悲痛掩埋了死者，苦主由老太婆们陪着抹眼泪。被绑了票的主，关上门全家唉声叹气，商量如何筹措钱款，营

救亲人。大多数闲人，嘴里骂着土匪八辈祖宗，钉好门窗，找个窝风向阳的地方，抄着手，谈论着这场大劫。估计被土匪抢去多少大洋，统计损失多少马匹，起走几多枪支，还有若干麻袋粮食。人们痛定思痛，纷纷议论：

“咱们屯子早就应该买枪。要变成响屯，史大彪也不敢沾咱屯子边！”

“咱们屯损失的，十沟拿出一沟来，买枪也用不了。”

“还是武老先生有见识，头半年他就提出变响屯的。”

话题谈到武先生，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裴老抠家。

“老裴家娘儿们主意也真正，让大闺女女扮男装，换回老公公。”

“武老爷子眼神拙，愣没看出来。”

“咳，铰了头发，戴上大皮帽子，脸上又抹了锅底灰……”

“骗得了武老爷子骗不过她爷爷，裴老抠死也不回家。”

“差点送了老命。”

“老抠捡了条命，可毁了那大闺女了。”

“那么水灵，不让土匪糟蹋了才怪呢！”

“咳！”

“咳咳！”

关东大野，北风凛冽，白雪皑皑，正所谓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。在荒无人烟的大野行进着匪帮的队伍，这些乌合之众，挟裹着战利品，沿着玻璃河套，向深山老林进发。匪首史大彪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，前呼后拥走在队伍中间，前有匪帮军师、翻垛的朱齐开路，后有大炮头草上飞殿后。史大彪时不时瞻前顾后，欣赏着他的队伍。匪徒们有的骑马，有的坐花轱辘大车，有的赶驴驮子，还有的用高骡大马拉雪爬犁，从头到尾一里多长的队伍，在白茫茫的雪野上划着一字和之

字。此时匪首满心欢喜，他的队伍实有八十八人，号称一百二十号人马，离巢六天，未伤一人一骑，先后在蛤蟆塘、桦树沟打家劫舍，两次均获大捷。老匪马上扬鞭，心花怒放，这些不堪入目的邋遢兵，在他看来却十分顺眼：穿俄国军大衣拎鬼头刀的，穿黑布褂子腰别红布包着树疙瘩的，戴青缎子小帽扛洋炮的，捂着狗皮帽子背着套筒枪的……

史大彪扬着马鞭，指指点点，问与他并驾而行的粮台，两个屯子共抢来多少钱物。

粮台流利地回答道：“共得洋票一千七百七十七元，现大洋二千二百六十块。洋炮两杆，套筒枪九支。二十大车粮食，三十五匹骡马，十大爬犁衣饰杂物和十八名人票。”

出乎匪首的意料，在那两大车肉票中，隐藏着一位如花似玉水灵灵的大姑娘，那姑娘就是裴英莲。

裴英莲弯腰屈膝坐在铁箍花轱辘大车上，挤在几个陌生的男人中间。她两手抄在袖里，弯下头去，把脸深深地埋在狗皮帽子里，暗暗啜泣。热泪泡湿了狗毛，散发出一股腥味，她不敢大声哭，只有悲泣。今天的事情发生得都是那么突然，不容她想明白，新的变化又接踵而至。清晨风还没住，她和母亲早早起来，为上山拉样子的父亲和弟弟做饭，服侍他们爷俩吃饱，带上干粮走了。英莲匆匆吃过饭，收拾了碗筷，端起针线筐箩就走，那里放着一小卷红纸和剪子，她要去找二妞铰窗花。刚要出门，就听见两声清脆的枪声。妈妈慌张地说：“不好，胡子来了，英莲你赶快下菜窖藏起来。”爷爷早把院子扫了，菜窖那边堆着厚厚的雪。她看了妈一眼，就钻了下去。窖里很黑却很暖和，充满潮湿的泥土味和清甜的白菜味。她在地窖里想象着胡子是什么样子，一定是长满大黑胡子的怪物。不久，她在黑暗中听到了一阵骚乱、吼叫和叫骂声、劈里啪啦的嘈杂声，声音很小，好像离得很远很远，后来就是可怕的寂

静。一下子，所有吓人的东西都从她头脑中钻出来了：大野狼、老虎妈子、蓝脸恶鬼、胡子。她咬着大辫子，她一害怕就咬着辫子。她的辫子又粗又亮，二妞她们都非常羡慕。英莲一个人在菜窖里，她有点喘不过气来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她听见菜窖的门一阵响动，随即出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蓝天，天空瓦蓝瓦蓝的。她妈端了个小豆油灯，手里还拿把剪子，跳下菜窖。她不知道妈拿剪子干什么，她没有问，她却问了一句：“妈，胡子走了吗？”妈妈答非所问：“你爷爷让胡子抓去了。”英莲一下子落下了眼泪。妈说：“我刚才去看了，你爷让他们打得满身是血。他那么大年纪了，我怕他有个好歹。”妈妈瞅着手里的油灯说，“我想用你把你爷换回来。”英莲看到油灯在抖动，听到妈的声音在颤抖。她什么也没说，紧紧地咬着辫子，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妈含着泪说：“我要给你铰下辫子。”英莲还是含着泪，咬着嘴唇，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妈放下油灯，咔嚓一剪子铰下她的大辫子，又三下五除二，给她剪了个帽盔子头，和小成子的头一样。妈说：“行了，上去吧。”妈堵好菜窖门，把她拉进屋里，关好门，让她换上小成子的破衣服，又扔给她一个破狗皮帽子，小声说：“我请武老爷子到秧子房说合说合。”说完急急走了，走了几步，又急急地走回来，给她脸上抹了锅底灰，叮咛道：“记住，你就是小成子。你爷回家，起出钱来，就去赎你。”说完，又急急走了。她使劲点了点头，她觉得不得劲，因为她没有了又粗又长的辫子。

裴英莲正回想着，一马鞭抽在她的帽子上，破帽子立刻开了花。英莲懵头懵脑地扬起脸，叭的又一皮鞭，一阵钻心地疼痛，脸上立刻起了两道棱子，她想哭但她不敢哭。原来前面是个山弯，窝风雪厚，车马难行。土匪崽子让秧子下来推车。和英莲一绳捆着个老头，浑身直哆嗦下车慢了点，大麻子掏出匣子枪，叭的一枪把老头的脑瓜盖崩开，花红脑子软颤颤地流出

来。英莲眼前一黑，差点晕了过去。一个崽子割断了绳子，像死猪一样把老头扔在雪地里。英莲吓得死去活来，忙去推车，她双腿突突乱颤，她没戴棉手闷子，手指冻得又红又肿，像胡萝卜。大雪灌到鞋壳拉里，脚趾冻得像猫咬的一样疼。推了几辆车，后面是雪爬犁。土匪们喊：“秧子蹬轮，秧子蹬轮！”英莲怕大车上的血迹，想快跑几步，坐在干净地方。一条绳上的二老爷子腿脚太慢，他们最后上车，坐在冻成硬片的血泊上。

起初，英莲觉得很好玩。武老爷子来了，只瞅她一眼就说：“走，成子。”她想笑，不过她没笑，她没有了大辫子。当她进了二爷家，看到自己爷爷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爹一声妈一声地嚎叫，才知道和性命相比，辫子无足轻重。爷爷脸上血泪交加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他一眼就看出她不是小成子。爷爷说死也不回去，急得英莲直错搭脚。她真的见到了胡子，他们并不是长满大黑胡子的怪物，他们也是人，可是他们没有人性。爷爷在屋地打滚，就是不回家。一个一脸大麻子的家伙，夺过大枪就要崩了他。爷爷吓傻了，被武老爷子推走。英莲就坐在炕上，等他回来给胡子好多现大洋，好把自己换回去。她还要和二姐剪窗花。英莲的眼睛一直盯着门，盼望爷爷回来赎她。她心急如火，忽听门外一阵乱喊：“滑了滑了。”她不懂黑话，她看所有的人都在动，就明白了，土匪要走。被绑了票的人三个一串，押上大车。她在车上左顾右盼，不见爷爷的影子，妈也没有，前后左右全是胡子。大车夹在匪队中间，行进在白雪覆盖的原野。从出了村子，英莲一直翘首回头，看着冲天大火。后来大火灭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滚滚的黑烟，浓烟冲突着，翻滚着，直指苍天。再后来，黑烟变成白烟，在远方升腾。裴英莲突然产生一个冲动，她想跳下车，哭着喊着一路跑回家。现在她坐在车上，庆幸当时没有跳下，胡子杀人就像杀只小鸡一样，死个人太容易了。她想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

英莲早就憋了一泡尿，却不敢尿。这个队伍所有的人，无论是胡子头、崽子、人票，他们尿尿都很随便，都不背人，掏出东西就尿，把雪地滋出一个黑色的洞和一滴黄褐色的麻麻点。洁白的雪地上，不远就可以看到一处斑斑尿迹。有一个年轻的胡子，正冲着她撒尿，手把着那个东西，让她看了个真真切切。英莲的心一阵狂跳，脸上火烧地一样，差点羞死。看见那道白亮的尿线，再也控制不住，一股热尿冲出来，尿湿了裤子。这泡尿撒出来，她感到一下子轻松多了，可马上就害起怕来，她怕尿水浸透棉裤，淹湿坐在身旁的二老爷子。她想让尿从裤腿流到地下，车上人紧紧地挤在一起，没法伸腿。尿水一点一点地变凉，汪在屁股底下。她知道，它们有一些会渗到棉裤外，溶化那死人的冻血，想到这里，她一阵恶心。

匪队逶迤、喧嚣着奔向老巢，驾驭吆喝，粗鲁叫骂，车轮滚滚，马嘶咳嗽。太阳懒洋洋地移到西南天边，在天际随意抹了几道彩霞，远方的雪地镀上一层金黄。天越来越冷，英莲的裤内结冰，铁样冷硬。马车不停地颠簸，两个大腿根被坚冰扎破，奇痛无比，她忍不住尖叫一声。奇怪的是，她自己却没听到叫声，原来嗓子早就哭哑了。她咬牙挺着，挺着钻心的疼痛。后来两腿都冻得麻木了，她就不知道疼痛了，两条腿像没有了一样。饥饿、疼痛、寒冷她都不怕，最难的就是想家。英莲从生下来到十八岁，一步也没离开过桦树沟；一天也没离开过妈妈。她明白，不管土匪把她带到那里，也得和她家要现大洋。她想：我一定要活到家里人把我赎回去，最要紧的是不能叫土匪看出我是女的。嗓子哑了更好，省得让他们听出女声来。

严冬萧杀，雪白的山野，更加空阔荒凉。灰色的天空，一直飘着清雪。史大彪络子的匪窟隐藏在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

中，匪窟是用一根根原木横卧着钉成墙壁搭起的木屋子，屋子中间噼噼啪啪烧着木头样子。粗糙木板搭成的大铺，铺着厚厚的干草，干草上是羊皮、狗皮、狍子皮。屋子里终日火光熊熊，浓烟滚滚。在这深山老林之中，隐藏着十八间这样的木房。匪首史大彪独占一间。四间作为库房，存放抢来的粮食和器物。一间伙房，一间秧子房，其余的都住着土匪。时间已是下午，土匪们三三五五，坐在炕上，有的推牌九，看小牌耍钱；有的下五道、憋死牛解闷。吆五喝六，乱喊乱叫，还有的围着篝火脱下鞦韆，抖搂着草烤脚，讲些妖魔鬼怪、男女秘事，烟气中混合着臭脚丫子味。

秧子房却没有生火。室内冷如冰窖，她们身下垫着乱草，靠墙坐着，一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。六天的工夫，裴英莲头发辮毡，上生长满了虱子。下体被尿冰磨破，又让尿尿沤烂，苦不堪言。落在土匪手里像进了大狱，每日早晨放风，别的秧子都忙着大解小解，惟有英莲远远地躲在一边。每天她都把尿尿在裤子里，因为火大，她一直没有大便。今天实在憋不住，哑着嗓子央求看押的土匪给个方便。小土匪崽子居然答应了她。英莲慌忙出去，跑到屋后烧焦的大树桩子后面方便。完事后却系不上裤带，她那冻肿的手指麻木不听使唤。她忽地感到眼前一黑，猛地被人搂住，旋即被压倒在一根倒木上，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一只粗糙的大手伸进裤内，径直摸向她的阴部，英莲惊恐万状，拼力挣扎。她被紧紧地压住，一张臭嘴堵住她的嘴，不断发出含糊不清地呜噜声，英莲憋得喘不过气来，她两腿拼命乱蹬。裤里那只大手已经抽出来，粗暴地往下拽她的棉裤。突然一声炸响，身上的土匪哼地一声，死狗一样，趴在她身上不动了。死匪的鲜血流到她的嘴里，又腥又粘。英莲哇地一声，喷吐出来，当她挣扎站起，看见秧子房掌柜吕大麻子，正对她狞笑，手里还拎着盒子枪，枪口依稀有一缕蓝烟。